

意林
一则故事
改变一生

I have striven for
500 years
in front of Buddha

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

生命中最感人的纯美爱情故事



对于世界而言，你是一个人；
但对于某个人，你是他的整个世界

未来出版社
FUTURE PUBLISHING HOUSE

✓ 647.8 / 55 72

682-684

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

生命中最感人的纯美爱情故事

未来出版社
FUTURE PUBLISHING HOUSE

演绎生命中最纯美的爱情故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/秉礼, 顾平主编. —西安: 未来出版社, 2007.10

ISBN 978-7-5417-3181-5

I. 我… II. ①秉…②顾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52798号

爱情系列丛书·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

选题策划 尹秉礼 顾平

丛书统筹 陆三强 孟讲儒

责任编辑 陆三强

特约编辑 梁雪云 王立莉 陈凡

美术编辑 董晓明 张龙

技术监制 慕战军

发行总监 高舒 李振红
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

出版发行 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西安市丰庆路91号 邮编: 710082

电话: 029-87259356 84280368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167千字

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7-3181-5

定 价 22.80元

启 事

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, 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作者取得联系, 在此深表歉意。请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, 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。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塘商务大厦1501室《意林》编辑部(100022)

电话: 010-51908602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)

装在袋子里的丘比特

● 风为裳

爱情的箭如果错过了射出，只是横在心头的一枚刺。因为年轻，我可以忍受；因为年轻，我也可以拔除。

1

沈雪若正在寝室里整理书，一大群人敲门进来说找老乡，几声家乡话的寒暄过后，雪若知道她已经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。他们不曾相识，但是一个疆域上的划分，就注定了他们间的某种亲缘关系。

只是雪若天生与人疏离，并不怎么喜欢拉帮结伙，认了老乡，也就是见了面一笑了之。

军训开始了，雪若长长的发编成了两根粗粗的辫子，折好了放在帽子里。居然飒爽英姿，成了队伍里很抢眼的女孩。平常并不怎么能吃苦耐劳的她虽然很努力地做，可是在踢腿时，一个不小心，摔了下来，脚居然就扭伤了。

2

军训结束时，别人都又黑又亮，而独独雪若白成了一张纸。

开课时，雪若的脚还不太能吃力，每天她都要早早地往教室里走。一个漂亮女生瘸着脚，走在路上回头率很高。走不了很远，雪若的脚就酸了，她坐在甬路边的台阶上休息。他跑了过来。他叫陆清笛，大家都喊他笛子，是雪若很多老乡里的一个。

“老乡，光荣负伤还没好呢？”雪若就清浅地笑。他低头看了看雪若还肿着的脚，“嘶”了一声：“你这样每天用力可不行啊！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呀？”雪若也皱着眉说：“谁知道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”笛子露着好看的牙笑着说：“没遇到我，你是倒霉，但是遇到我，就是你的幸运了。这样吧，明天起，我用自行车来推你上学。”雪若涨红了脸：“不用……我能走！只不过慢了点……”用自行车推她，亏他想得出，那得有多高的回头率啊！

3

雪若把这件事说给寝室里的姐妹，姐妹们笑翻了。石九说：“不过从这点看，你这老乡还挺可爱的。”石九是个土家族姑娘，有八个哥哥，在家排行第九。故此大家都叫她石九。

“雪若，把你那个笛子介绍给我吧！”石九半真半假。

雪若说时无心：“真的想啊，那我就给你们介绍介绍。”

终于，雪若也没让笛子用自行车来推，倒是因为这一点小事，雪若和他比与别的老乡亲近了许多。再一日遇上，雪若就说：“笛子，有女朋友没？给你介绍一个！”笛子就眯了眼，心甘情愿点头如捣蒜：“好啊，还是老乡好，看我茕茕孑立可怜，特送上女友一名！”雪若笑，心里，竟有些不是滋味。

笛子也就真的认识了石九。石九是个很能缠人的女孩子。每日里回来说我家笛子如何如何，听得雪若心里直泛酸，什么呀，就你家你家的。有时，笛子来寝室找石九出去，顺便就叫上雪若。雪若多数不去，当那个电灯泡，看他们表演爱情，挺难受的。

雪若躺在床上，不知不觉泪就流了下来。

4

寒假到了，老乡们来找雪若，相约一同回家的车次。

车厢里的灯很暗。老乡们开始玩扑克，叫了雪若，雪若摇头。一抬头看见笛子那似笑非笑的一张脸，便赌了气似的玩了起来。玩



那种红十，红桃十与方片十是一家的。巧合的是，每次雪若都抓红十，而且都和笛子一伙。老乡们就起哄。雪若就阴了脸说：“再开这种玩笑，我就翻脸了。”大家悻悻的。笛子自我解嘲：“我的女朋友就是小师妹给介绍的，叫石九！”大家哄笑，一场尴尬也就过去了。

火车里，隔了窗，雪若看见笛子的脸一点点地浮在夜色里，恍然似梦。

一个寒假，雪若没联络笛子，笛子也就如空气一样消失到了凛冽里。

5

临开学时，雪若的另一个老乡来约她：“一起走吧！”“还有谁？”其实雪若是知道有谁的。

火车上很挤，雪若晕车，呕得一塌糊涂。笛子一直冷漠地瞅着窗外，后来索性挤出车厢。雪若的心瓦凉，呕出泪来。原来情义不过是这样两个字。

笛子走了好久才回来：“去那边吧，有个座位的！”雪若的泪一下子就稀里哗啦地掉了下来。随笛子来到了那节车厢，两个人占着三个人的座位。笛子说：“就坐这儿！”口气硬得吓人。雪若乖顺地坐下。

回到学校，石九跑去找笛子。回来兴冲冲地摆弄着一个小女孩的木雕。雪若心里的一点暖一下子就冻上了。石九一个劲儿地问：“雪若，你们那儿有一条河是吧，叫伊吉蜜河？笛子说他去那滑雪了。”雪若拿起盆就出去打水，装作没听到她的话。

再后来雪若见了笛子居然像仇人，不说话。石九见了，就说：“雪若，我们家笛子怎么得罪你了，看你成天拉个脸，干什么呀？”

雪若硬硬地回一句：“我凭什么就得笑给你们看呀？你们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6

毕业前的一个月，笛子突然请假回家，石九忧心忡忡，说是他家里出了什么事。雪若故意不去打听不去问。

一个傍晚，校园里榆叶梅的暗香浮动。雪若从图书馆出来，看见甬路的栏杆上倚着笛子和石九，她加快了脚步。

笛子看见了她：“雪若，你等等！”她站住，心里怦怦直跳。他走过来，嗓子哑哑的：“我给你带了点儿东西，一会儿让石九给你带过去。”她抬头，看见他臂上的黑纱。她盯住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她不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低头回到宿舍，心里很堵。

石九也闷闷不乐地回来，大家问：“笛子戴黑纱，给谁？”石九顿了顿说：“他妈妈得了忧郁症，自杀了！”雪若突然咳了起来。穿上鞋子就往外跑。跑到男生寝室外，看门的大爷拦住她。雪若的眼泪立即溢了出来。大爷看了雪若的泪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姑娘，有事慢慢说，有事慢慢说！”雪若还没说话，偏笛子就一身酒气，从外面往里走。

雪若上前一把抓住笛子，他不挣扎也不问，只是呆呆的。“笛子！”雪若叫了一声，紧紧地搂住了笛子。他的肩膀真宽。当初就让他用自行车带她多好，当初就不答应石九多好。笛子也紧紧地搂住雪若。

“沈雪若，你太过分了！”是石九的声音。她没回头，仍旧搂着笛子，笛子也没松手。好久，她以为那是一辈子。松开时，石九给了她一巴掌。雪若没觉出来疼，魂一样飘回了寝室。

那晚，205寝室的空气凝固了一样，窗外的月光冷冷地照着。

7



再见笛子仍旧是冷冷的，好像没看见一样。不知道他与石九怎么样了。倒是平常大大咧咧的石九不再大声地笑了，动不动就偷偷趴在床上哭。雪若不敢问。雪若发现原来石九短短的头发改长了，也居然穿起了长裙。雪若就是长裙长发的女孩。

想想就要来临的分离，雪若心疼得不能入睡，偷偷去逛商场，想给笛子买点什么，选来选去相中了一个领带夹子，金色的箭，中间是小小的蓝色的心，是丘比特射中了一颗忧郁的心。雪若抚摸着那凉凉的夹子，心里温得像块绸。那夹子居然不是用盒子装的，用一个小小的蓝色的袋子，口上抽根绳子，雪若想：把爱情装进这小袋子里，该多好，尽管心是忧郁的。

见了笛子，雪若就是不肯把它交出来，也不肯再多说一句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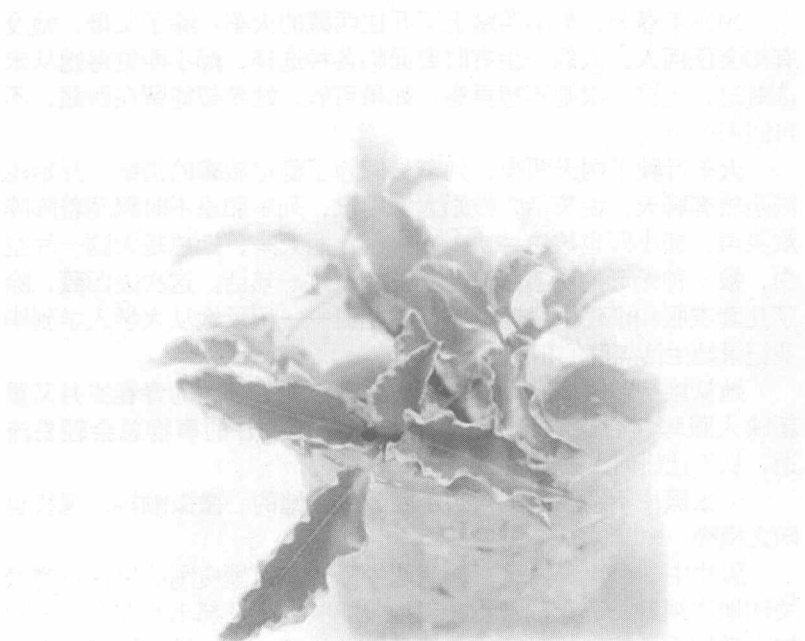
临别时，老乡们在一起吃了顿饭，有女友的都带女友了。所以石九也在。雪若几次摸了摸那个小口袋，心想：就当着石九的面光明磊落地送笛子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可是手心里攥出了汗，也没掏出来。

聚会结束时，雪若松了口气，好像没送出去倒是她的愿望。那个领带夹子就放在兜里，她的手握着它，焐热了，恰是一滴泪的温度。

笛子走时，雪若站在阳台上远远地看着笛子拎着包，石九低着头。雪若很想跑上去，纵容一次又如何呢？可她没动，手里依然握着那个装着丘比特的小袋子，雪若有些讨厌自己的优柔寡断了。

石九回来，眼睛红红的。雪若拉住石九的手，轻轻地叹气。石九却幽幽地说：“雪若，其实你是不用让我的，笛子从来就没喜欢过我，只是我不肯松手罢了。”

雪若的心忽悠一下，骤暖骤寒的，辨不出什么滋味。她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摸到那枚领带夹，紧紧地攥着，缓缓地拿出来——这才发现，那丘比特之箭还没来得及射出，中间那颗蓝色的小小的心却已经不知何时有了裂纹，仿佛一道伤痕，横亘在忧郁的心上……



Chapter 1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只是，因为爱

▲ bluesea28

2006年春天，郝小西踏上了开往西藏的火车。除了父母，她没有知会任何人。人的一生有时要面临各种选择，郝小西觉得她从未选对过，但这一次她不想再错，如果可能，她希望能留在西藏，不再回来……

火车行驶了两天两夜，列车员们为了稳定旅客的情绪，开始轮流陪旅客聊天，说笑话，鼓励大家唱歌，列车厢里不时飘荡着阵阵欢笑声，郝小西也被这种快乐感染了，两天来，她总是大脑一片空白，被一种无形的伤感压迫着，没有说过一句话。这次去西藏，除了几套衣服和证件，她还特意带着相册——记录她从大学入学到毕业记录她生活点滴的相册。

她从旅行包里掏出来，轻轻地翻开，逝去已久的青春岁月又重新映入眼帘，心底不禁生出几丝沧桑感，美好的事物总会轻易流逝，从不让任何人去抓住，永远拥有……

一张照片不经意地闯入郝小西眼中，她的心微微颤抖，视线也随之模糊……

照片中一个穿着白衬衫，深蓝牛仔裤，面颊瘦削的男孩正蹲着关切地注视着一个女孩，女孩正抱着腿哭。这是郝小西在念大一刚加入学校女子篮球队时照的，那是学校的第一场年级对抗赛，大一



对大二，郝小西在比赛中场传球时不小心扭到，钻心的疼痛让她坐在地上失声痛哭，男孩从观众席上飞快地跑来，一脸焦急地蹲在她身边，确定只是扭到没有碰伤，就二话不说地背起她往医务室跑，整个过程郝小西只记得疼痛，等医务室老师帮她包扎好，她情绪稳定后，才发现男孩已经走了，她连谢也没对他说一声。

照片是同宿舍的一个女孩拍的，她笑侃郝小西，本来是要给她拍几张绿茵场上的飒爽英姿，谁知却拍到一张英雄救美，郝小西笑着与她打闹一番，要来了这张照片，经过她们班级“万事通”的打听，她知道了这个男孩名叫郑天恩，大一，计算机系。

之后的情节雷同于所有大学恋情故事，郝小西找到他，向他道谢，他们彼此好感，开始交往。

郝小西挽了一下头发，将视线从照片上移开，心底轻轻地叹息，那是怎样一段梦幻般的岁月，不知愁为何物，每天都觉得天空那么明亮，鸟儿都在欢唱。郑天恩来自陕北农村，很会照顾人，郝小西之后的大学四年时光里几乎没在食堂排队打过饭，她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郑天恩总会用心记住。四年里郑天恩很少生病，他说怕生病没人给她打饭，给她整理笔记。郝小西只知道一次，那是大二下学期的一个周末，他们去看电影，郑天恩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，郝小西还有些生气。电影结束后，她伸手拉他，才发现他身上很烫。郑天恩病了一个星期，担心了一个星期，郝小西就笑话她像她老妈一样，有操不完的心。

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，从不曾想过应该去珍惜什么，可以大肆地挥霍时间、精力、健康，包括人的感情。当一段感情被挥霍殆尽时，也可以因为年轻而随意地说一句“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”。青春是用来挥霍的，来不及珍惜，也不必认真对待，只需要等到韶华已逝，再空留一腔悔恨与哀叹。

郝小西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伸手又翻开一页。

照片中郑天恩满脸被涂满奶油，傻呵呵地笑着，郝小西被他护在身后。那是郝小西21岁生日，郑天恩做了两个多月家教才赚来300多块钱，给她置办生日，请了她的室友与一些朋友，大家几瓶酒下肚后开始疯闹起来，一个两层高的奶油蛋糕被扔得满天乱飞，郝小西皮肤对奶油过敏，沾到会起小红点，郑天恩就站在她前面帮她接着不断袭来的奶油，因为这些奶油，郑天恩脸和胳膊痒了半个多月，胳膊有些地方都被抓破了。郝小西问他为什么不告诉她，他对

奶油也过敏，他憨憨地笑笑，却什么也没说。

整本相册只有这两张关于郑天恩的照片。相恋四年，本来留有很多，但在分手时，郑天恩唯一的要求就是郝小西能把他们在一起时的照片给他保留，郝小西想了一下，留下了这两张，其余的都给了郑天恩。

郝小西想如果当初没有爸爸的那番话，她或许已经和郑天恩结婚了，所有的结局都会不同，她会生活得更幸福，只是现实中没有如果……

“郑天恩是个农村孩子，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，这根本是不现实的，像这些农村孩子为了能留在城市，用尽手段，你能肯定他追你不是别有用心，不是冲着你爸爸这个市委书记的头衔？小西，你要听爸爸的，爸爸阅人无数，像郑天恩这样的人不适合你，你必须马上跟他断绝来往。”

因为这番话，郝小西疑惑了，她突然意识到郑天恩来自农村，她开始怀疑郑天恩对她是否真心，越是怀疑，郑天恩在她眼中就越变得虚伪。终于有一天，郝小西试探性地说：“天恩，不要回陕北了，让我爸在这儿给你安排个工作吧。”她希望郑天恩会拒绝，但郑天恩想了想，却点点头。一切的怀疑被证实后，郝小西有一种强烈的羞辱感，她断然地和郑天恩提出分手，不给他任何辩白的机会。

2000年冬天，学校公布了郑天恩可以留校任职的消息，但郑天恩谢绝了，去了西藏，一个比他家乡更苦的地方，郝小西又困惑了，他不是想留在都市吗？郑天恩走得坚决，他用行动给了郝小西一个答案。

此后的五年里，郝小西没有再得到郑天恩的消息，她在2003年嫁给了一个副省长的儿子。两年的婚姻生活让她疲惫不堪，无休止地争吵，抱怨，失望。去年冬天，她怀了第一个孩子，原本以为孩子可以挽救这段婚姻，但一次意外，她在卫生间滑倒，血流得到处都是，她的丈夫却只打了120，在客厅里坐着等急救车，那一瞬间，郝小西想起了那个背着她拼命往医务室跑的男孩，泪流满面……

孩子流掉了，随孩子一起完结的还有她的婚姻。

不知道是流产后身体虚弱还是离婚后身心疲惫，郝小西大病了



一场，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快过年了，有很多朋友来看望她，她的心情也渐渐好转。再见到郑天恩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，天灰蒙蒙的，郑天恩推门进来，郝小西一时间没认出来，几年的时光，郑天恩黑了很多，也结实了不少，他笑着说是因为牛羊肉吃多了。在医院照顾了郝小西一个星期，每天还是帮她去打饭，还记得她爱吃什么，每隔一天他会要求医院炖些郝小西爱喝的汤，因为郑天恩的到来，郝小西的朋友们都知道趣地不来打扰，这个星期郝小西才体会到什么是久违的幸福。

他们聊起很多过去的事情，但谁也没提起关于那次分手。

郑天恩要回西藏的前一天，郝小西轻声问他：“你结婚了吗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不结婚？”

郑天恩只是笑。

“那年我问你让我爸给你安排工作，你为什么要答应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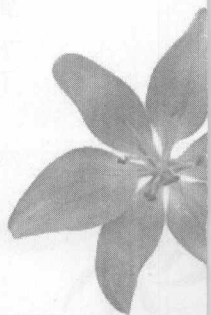
郑天恩沉默了一会才开口说：“因为爱……”

郝小西想说什么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郑天恩走后她从朋友口中得知这几年他一直在关心着她，这次也是专门来照顾她。郝小西躺在病床上回想了与他相恋的点点滴滴，相恋四年，他从来没追问过她的家庭情况，他从来没花过她一分钱，他从来没要求过她什么，他从来没让她受到一点伤害，他给了她一份真挚纯洁的爱，但她却将这份爱浸入污泥。

想着，想着，泪水浸湿了枕巾……

郝小西合上相册，轻拭掉眼角的泪水，车厢里的欢笑声让她觉得充实起来，她不再迷茫，不再疑惑。也许这份充实迟到了六年，但它还是来了，她只希望不会太晚……

她在心里默默念着郑天恩临走时留的纸条：毕业那年我就想告诉你这句话，但觉得太苍白，现在我还是想告诉你这句话——彼此相爱，别无他求！



风潮里的白月光

▲ 纤手破新橙

火车上的鸟叫虫鸣

苏林柏第一次听说风潮唱片，是在火车上。

那天火车几乎成了学校的寒假专列了。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。打扑克的，睡觉的，还有假模假式捧着本书看的。

苏林柏的对面坐着两个女孩子。其中一个穿着白色羽绒衣的女孩子在听随身听。另外一个短发女孩一把抢了下来，戴到耳朵上。

“我听听！”刚听了一会儿就摘下来：“这什么音乐呀，又有虫鸣又有鸟叫的！”白衣女孩轻轻地笑了，轻言细语：“是风潮。有一个人去旅游，回来约朋友，说要给他听世界上最美的音乐。朋友兴冲冲地来了。这人拿出录音机，磁带播了好一会，居然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朋友疑惑，这人做了个嘘的手势。就这样两人安安静静地听完了这‘音乐’，那人才说，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，才录到这份宁静的。其实，风潮的音乐就可以带给人这份宁静。”女孩的声音清水一样流淌在车厢里，半晌，短发女孩说：“白衣，你可以去参禅了。”

火车外一晃一晃地映出黑暗里的树与灯火，还有许白衣一张清水般的脸。她坐在窗边，眼睛瞅着窗外，双眸很像天上的星。她穿



着雪白的羽绒服，长发中分。苏林柏偷偷地透过窗看她，以为她是看不到的。车厢里静了下来。

李非凡的非凡

幸好身边站着李非凡，这家伙你说什么他都会滴水不漏地接过去。“不知道回学校，学生会那帮混蛋会怎么修理咱们了！上学期那个惨啊，军训砍被，那可真的是砍，要四边见线的，没办法，出不来那线，就用牙咬吧！”没想到非凡见了漂亮女生幽默非凡，他先扯了话头。

白衣身边的短发女孩子真就笑着抬头看了李非凡一眼。李非凡马上顺杆爬：“你们女生没问题吧，学生会那些家伙惯会看人下菜碟，你们去公关，还砍什么被呀，砍人他们都没意见！”

短发女孩皱了眉，瞪李非凡。倒是许白衣，隔了窗，笑了起来。苏林柏的眼神突然与她的就在玻璃窗上遇到了，他坚持了两秒，然后仓皇撤退。再盯过去时，许白衣闭了眼，长长的睫毛微微地动，天空微微露出天青色时，两个女孩要下火车了。列车停在了一个小站，苏林柏看了一眼，叫伊吉蜜。

李非凡办事能力也果然非凡，先留了电话，然后对两个女孩说：“不会不给我们机会吧？”短发说：“不会给我俩拐卖了吧？”非凡连忙赔上嬉皮笑脸：“舍不得！舍不得！”林柏连忙说：“就是他想，也得问我同意不同意呀！他像坏人，我总像好人吧？”

“他是像坏人，你是像好人，你们谁坏呀？”许白衣说完吃吃地笑了。

留了地址和电话。踩着白雪回家时，林柏想起了白衣和她的风潮故事。

那一个寒假，林柏都在听风潮。

天上的雪花会跳舞

那一年春天，依然会下大雪。鹅毛般的大雪落满了校园。

李非凡领着短发女孩来寝室时，苏林柏真的佩服他的非凡了。短发叫简兰。自然地，林柏也认识了许白衣。知道了还暗自庆幸，

幸亏没落入李非凡的魔爪。若是李非凡也喜欢上了许白衣，或许他一点儿机会也没了。

两对好朋友成了恋人的事在校园稀松平常。再加上苏林柏有心，逢非凡约会必当一千度的大灯泡，非凡也乐得给他介绍一个拴了他。

渐渐地，四人集团就成了两人小集团。苏林柏是个安静的人，许白衣也是安安静静，常常两个人坐在一起，半天也并不说什么，只是安安静静地听风潮，那张有淡淡甜蜜的《初恋》专辑，他们不知听了多少遍。

有一天回寝室时，看到非凡在吻简兰。白衣先红了脸，跑了出去。林柏追上去，握了她的手，软软的，凉凉的，很像他们都喜欢的音乐，轻柔，含蓄。

白衣说：“林柏？”林柏“嗯”了声。

白衣柔柔地笑了，把头歪在林柏的怀里。林柏很想吻她，一片雪花落到白衣的唇边，林柏手指轻轻按了白衣的唇一下，两个人都笑了。

手牵着手，把一份爱情干干净净地写在心里，这是苏林柏与许白衣想要的。可是，世上的爱情哪有这么风平浪静，无风无雨呢？

灯红酒绿里的青春

白衣突然就忙了起来，见了林柏也总是脸色苍白，很倦的样子。林柏以为她生了病。白衣总是说：“没事，只是做家教，有些分神。”

做家教真的这么累吗？只是白衣说了，林柏就信了。白衣不在时，还有风潮，清风明月，苏林柏很快成了风潮的发烧友。

李非凡一天从外面回来，一把拨下林柏耳上的耳机：“你老先生倒逍遥，还在听什么音乐，你快得道成仙了！我问你，你爱不爱白衣？”

林柏的目光倏然明灭：“怎么了？白衣怎么了？”

“她都快让有钱人给包了，你还在这儿装他妈的小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林柏一把抓住非凡的衬衫领子，“你少他妈的胡咧咧，白衣不是那号人！”

转身去找白衣。教室里没有，寝室里没有。





林柏坐在了甬路边，总能等到她的。

见到白衣，林柏真的吓了一跳。这是那个清汤挂面一样的许白衣吗？红唇，红发，紧身衣，高跟鞋。

白衣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努力地笑了笑：“早晚你会知道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！只是过惯了宁静的日子，想换个活法。”白衣从包里掏出烟，熟练地点上。林柏一把抢过来，扔到地上踩死。

“你就那么喜欢做鬼？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都成了鬼了！”

白衣的目光冷了下来：“苏林柏，我们结束了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还是先管管你自己吧，别玩物丧志，早点为将来打算！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会饿死的！”

一场宿醉，苏林柏头疼欲裂。抓了非凡问了白衣的去处。

是家规模不小的夜总会。台上，白衣随着摇滚乐妖娆绽放着。很多男人在下面尖叫。白衣的这一面是林柏从来不知道的。

或者她真的不喜欢风潮了。风潮真的太安静了。

月光·熏衣草

白衣闹得有些过火了。非凡说：“白衣的导员找她谈话了。谁知她就是执迷不悟。林柏，你去劝劝她吧！”

林柏咬了咬牙：“学校里奔钱去的女孩又不是一个两个，劝有什么用？”

话虽这样说，林柏还是去找了白衣。“如果你有困难，我会帮你的！”

白衣很不屑地笑了：“你可以让我买得起法国香水吗？你可以让我穿上高级时装吗？风潮能当吃还是当喝呢？林柏，活得现实点吧！”

林柏发现，白衣不再穿白颜色的衣服了，是的，她不配穿了。

“人各有志，你追求什么，我没权干涉，但是白衣，别放弃学业。”林柏能说的只是这些了。

还是音乐最好，它可以让人心里安宁下来。流水声、陶笛声成了林柏的亲密爱人。

天上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。泡图书馆，听风潮音乐，林柏真的

快得道成仙了。恍然间，想起好久没遇到许白衣了。李非凡那只多嘴的鸭子不知怎么也三缄其口了。

装作很自然地提到。李非凡淡淡地说：“开除了，人家老婆打上门来，系里哪受得了这个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林柏惊愕，“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
“老兄，咱们这儿除了你我，谁认识许白衣是谁啊？我不说，你哪能知道？”

林柏颓然坐在床上。这是他最怕的结果。

吃晚饭时，简兰来了，递给林柏一张碟，是风潮新出的《月光·熏衣草》。“本来非凡说不让我给你了，怕再刺激你……”

最后一个寒假了，火车依旧，心境却大变。

迷迷糊糊听到列车员报站：伊吉蜜。

苏林柏突然抓起包，飞奔下车。

七扭八拐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许白衣的家。只是那样气派的房子成了别人家。

一个老太太絮絮叨叨：“那家早搬了！那许局长贪污了40来万哪，钱都养小蜜了。这家的闺女是真能干哪，愣是还上了公家的亏空，愣是供了弟弟妹妹上学……”

林柏的耳朵里听不见任何东西，只记得那个专辑里吉他轻轻弹起。林柏想起熏衣草英文词根是拉丁文“清洁”，还有月光……

雪无声无息地落了林柏一身。白衣，她多疼多苦，却不肯让林柏的心里落下一丝丝尘滓，想到这些，林柏的心里疼得无法言说。

月光下，白雪圣洁干净。很像初见时的白衣。如果时光倒流……林柏的泪倏然落下。一切终究错过了……